

雪窦山的 日与夜 (上)

雪窦山，自古便是宁波名胜。位于千丈岩瀑布口的雪窦寺，始建于晋代，初名瀑布院，风景奇绝。唐会昌元年(841)移建于今址，后多有毁建。

这里是“浙东唐诗之路”的组成部分。唐代诗人方干吟咏：“登寺寻盘道，人烟远更微……众木随僧老，高泉尽日飞。”山道、瀑布、禅寺，皆在诗意中。

这里也曾被写进丹青。400多年前，明代画家宋旭画过一页“雪窦飞瀑”，收录在他的《名山图册》里。

西方人用素描为雪窦山留影，较早出现在英国人俄里范(Laurence Oliphant)的著作中。而后，美国传教士夫人海伦·倪维思，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，英国摄影师约翰·汤姆逊，美国摄影师杜德维，英国女性旅行家库明女士、立德夫人，英国护士戴利夫人接踵而来，或用镜头或用文字记录下他们的旅行。

“宁波周围，风景最秀丽的莫过于snowy valley(雪谷，即雪窦山)一带。”倪维思夫人的赞叹，也是许多人共同的感受。



1869年版《在华岁月》中使用的千丈岩瀑布插图。



约翰·汤姆逊拍摄的雪窦寺，出自《中国与中国人影像》。

1 雪窦山的瀑布与古庙

在西方游记中，推荐雪窦山的有多位女性。海伦·倪维思(Helen S. C. Nevius)是宁波开埠后较早前往并留下文字记录的一位。

1853年，海伦·倪维思和她的丈夫、美国传教士约翰·倪维思(John Livingston Nevius)自波士顿启程来华，1854年经上海到宁波。1864年，海伦因病提前返回美国，她于1869年出版的《在华岁月》(Our life in China)一书记录的，就是这十年间在中国的所见所闻。

雪窦山之旅是他们和诺尔敦夫妇(Mr. and Mrs. Knowlton)结伴、轻松愉快的一次出行。“到了航行终点，我们又走了十来里路，来到山脚下……山坡上，许多地方开辟了梯田，一直延伸到山顶。有个地方我们数了下，共有70层梯田。另一些山上，苍松翠竹，延绵不断。”海伦写道。

“此地最值得称道的特色是瀑布和溪流，若在西方，必定会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。山涧一路冲向山下的平原，构成一系列落差很大的瀑布，美不胜收。每个瀑布附近，都建有佛教寺庙。小一些的庙宇，东一座西一所，散落在水边和岩壑石壁间。在这一系列瀑布中，首屈一指的是‘千丈岩瀑布’，高约百米，两边岩石则更高……再走15里路，又有一处瀑布，高约150米，从某些角度来看更漂亮，人们称之‘徐凫岩瀑布’。此瀑布水量不大，尚未落到下面岩石，便已变成轻盈的细丝。”海伦想到，“位于纽约州卡尤加湖西岸的泰格卡尼克瀑布与之非常相似，但不及它一



《杜德维的相册》中雪窦寺门口的寺院田。

半高，水流量也小得多。”

她的丈夫约翰在离悬崖不远处找到一条小径。“于是我们大家手脚并用，爬了下去，除了身上有几处擦伤、刮伤外，安全抵达谷底。从那里观看，景色极为迷人！瀑布、峻岩、古树，盘根交错的灌木丛，清澈的小溪在鹅卵石和岩石构成的河床上轻快地滑过。这一切构成的景致，每每想起，心中就会充满欢乐。”海伦说。

至于她所寄宿的古庙，正值上香季节，到处都是香客。“有天晚上，我拿着一根点亮的蜡烛，从房间里出来，穿过几重院落，去接传教归来的丈夫。经过大殿时，突然刮起一阵风，吹灭了我手上的蜡烛，眼前一片漆黑，前后左右都是巨大的塑像。蓦然，古庙的大钟敲响了，在空寂的屋子里回荡……”这一经历无疑令海伦印象深刻。



宋旭笔下的“雪窦飞瀑”。



1869年版《在华岁月》中，关于宁波风光的插图。

2 雪窦山与溪口的早期素描

英国人俄里范(Laurence Oliphant)1860年出版的著作中，有三张雪窦山、溪口的素描画，其中一张千丈岩与倪维思夫人的《在华岁月》存在“共享图库”的情况。这张画右下方隐约有画家手写签名，但不是很好辨认。

俄里范对雪窦山也是慕名而来，约在1857年至1859年间到达。他写道：“当我们到达海拔约1000英尺的地方时，从突出的山脊上回望，美丽的全景映入眼帘。山谷里散布着零星的村庄，被一条像银线一样蜿蜒的河流分开。而在我们右边，下垂的竹林覆盖着陡峭的山坡，羽毛状的竹子颜色各异，形状优美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”

据俄里范记录，当时的雪窦寺有一排神像，中间最大的神像高约25英尺，“巨大的黑色雕像面目忿怒，手持宝剑，守护着神庙的神圣，旁边是一口漂亮的钟，主持仪式的僧人低声吟唱着单调的法号，敲响小钟，作为信众下跪或叩拜的信号，信众则焚烧小黄纸、点燃香火或念诵佛经”。

第二日，俄里范游览了周边一带，俯瞰宽阔肥沃的山谷以及纵横交错的河流与田野，也看到了山坡上的稻田和其他作物，有一些人影在田里干活，或者沿着蜿蜒的小路行走。“这里的景色让我想起马哈巴勒什瓦尔山(Mahabaleshwar Hills)，不过那里的悬崖更高。”俄里范说。

在千丈岩顶峰，他抓着一棵松树，伸长脖子，看向下面的水潭，湍急的水流与高度让他头晕目眩，他来到瀑布脚下，被水花淋得浑身湿透。

傍晚时分，俄里范在雪窦寺附近看到了极为壮丽的景色，他用了许多修饰语来形容：“远处的山上，最后一丝淡淡的日光正在消逝，唯一打破大自然静谧的声音，是水流不断的拍打声，它从峡谷顶端浓密的树荫中流出，形成一道长长的白色泡沫，像暮霭中的幽灵……”

在这一章节的最后，俄里范总结：“在任何国家，这样的地方都值得一游，在中国尤其如此，很少看到这样风景如画的景色。”他建议，“任何旅行者在访问宁波之前，都应该先去山上一游。”

3 摄影师镜头下的雪窦山

19世纪70年代，雪窦山走来了两位摄影师——约翰·汤姆逊与在宁波税务司工作的杜德维。他们为雪窦山拍下的照片，弥足珍贵且传播广泛。

约翰·汤姆逊(John Thomson)于1872年4月3日来到宁波，在他的四卷本巨著《中国与中国人影像》(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)中，雪窦山也是一个独立的篇章，图文并茂细节丰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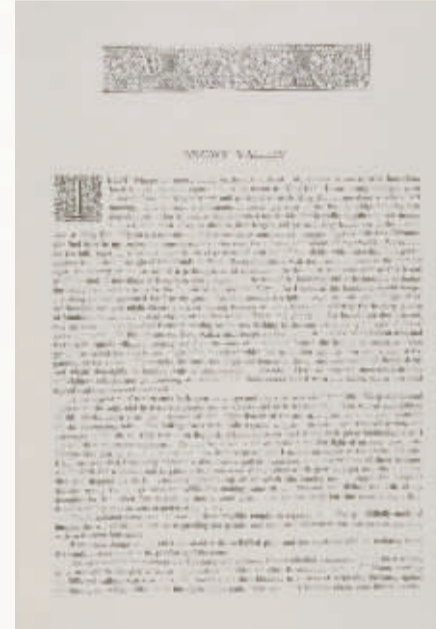
和前人一样，约翰·汤姆逊不吝笔墨地描写着晨曦中的田野、芦苇间静静流动的河水、秀美的竹子、遒劲的古树，表示“去往雪窦寺的这段山路，让我领略了中国的这一部分土地上最美的一道道风光”。

他的眼里有景也有人。“这里的杜鹃花很有名，其时正值盛开的季节，漫山遍野飞霞披彩，一簇簇花朵在深绿色枝叶的衬托下鲜艳异常，沿着小径的两边一路绽放”，附近的妇女和孩童会在“他们的头上插上杜鹃花作为装饰”。

“当我们到达一片丰美繁茂的寺院田，举目所见才是绝美的风景。在这里，当我们从海拔1500英尺的地方回头望去，眼睛流连于一片绵延不绝的群山，一抹云彩驻足在远处的山顶，仿佛正在欣赏那奔流的山泉，它沐浴着夕阳的光辉，就像一条从山谷里飘然升起的金色腰带，轻轻地缠绕着远处的山坡。”对于雪窦日落形容，汤姆逊与俄里范异曲同工。

当他到达雪窦寺时，天色已黑。“在这里我们受到了热忱的欢迎，一个披着袈裟的僧人中断了他的晚课，提着灯引我们去住的地方……”也许是从僧人那里，汤姆逊了解到，“寺前那棵高大的树，据说是9世纪末创建这座寺的一位虔诚僧人亲手种下的”，也听说了“与雪窦寺有关的一个故事发生在公元1264年，当时的理宗皇帝梦见了这座寺，于是它得了一个别名‘应梦道场’。在汤姆逊看来，“很多僧人遵行戒律，善良而真诚，多数都殷勤好客，对陌生人很友好”。

后面的一天，他在一个老和尚的带领下参观了千丈岩。作为一个摄影师，汤姆逊这样形容：“没有任何照片能再现这个地方仙境一般的美丽，色彩斑斓的岩石上长满了蕨类植物和开着花的灌木，水流从



约翰·汤姆逊1874年版著作中关于雪窦山的章节。

布满苔藓的峭壁上飞驰而下，就像新娘轻盈的头纱。翻过巨大的山石，穿过几丛竹子，我来到瀑布下的水潭边，飞溅的水雾映射出一道道彩虹，碧绿的叶子上挂着成千上万颗闪亮的宝珠，叶子低垂着，就好像在承接瀑布倾泻而下的重量。”

他还去了三隐潭瀑布，“到达那里要经过一座诗情画意的单拱桥，桥上爬满了藤蔓。水流落入一个又深又窄的沟壑，暗绿的松树阴沉沉地矗立在悬崖边，底下那幽暗的深渊里，溪水在乱石嶙峋的河床上找到了一条新的去路。远处的山坡上一片娴静的田园风光，而眼前又是如此的险峻峥嵘，这样摄人心魄的美景，真是世间罕有。”

对比各种记载，约翰·汤姆逊的著作“有图有真相”，文字诗情画意，对雪窦山的记录丰富而完整。

记者 顾嘉懿